

國內團結

與

外國反響

友社刊

國內團結與國外反響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日於上海

公	理	之	聲
---	---	---	---

青年的厄運

「救國有罪」的時代真的會再見嗎？

「救國有罪」的時代，似乎真的要再現了！

自從所謂「防止異黨活動」的辦法實施以來，在軍隊裏的政訓工作人員，在民衆團體裏的救亡幹部，在學校裏的積極份子，都無原無故的遭遇了一個大的不幸，祇要你不入黨，不腐化，不消極，祇要你想說一句真話，祇要你多關心一點國計民生，你立刻有被認為「異黨」而被「取締」，「防止」，「集中訓練」，乃至「失蹤」的危險，我們真不明白，爲什麼「黨國賢豪」要如此熱心地替「異黨」介紹黨員？爲什麼一定要將有點血氣的純潔青年驅逐出一切救亡工作之外？

青年的遭受厄運，不始於今天，（也許可以說，當局的衰衰諸公，自抗戰開始以來，就將愛國青年看作「討厭的存在」的，）但是壓迫的程度無疑地却在激劇的加強，各地的「集中營」，「勞務營」裏，呻吟着，死亡着無數的青年，最近代表政府到南洋去「宣慰」僑胞的某專使，也和該地政府密切合作之下，搜捕了幾百個愛國青年，殖民

地政府用「自由出境」或者「驅逐出境」的方法交給專使，專使用「護僑」和「協助義僑回國」的名義，把他們手鐐腳鐐的「護」到曲江的「集中營」去，以後，就沒有下落了。

新四軍事件發生之後，各地的「治安當局」立刻緊張起來，在他們看來，也許是「一舉撲滅」青年大眾的機會已經到了，所以事不宜遲，把平時「看不慣」的救亡份子，進步青年，主張正義的新聞記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逮捕起來！在貴陽，一月十日以後曾經大批的逮捕了上百的青年，郵差，店員，小學教員，各色俱備，當然，這一切都是「極機密」的狀況下進行的，不見了的人，算是失了踪，去查問，什麼機關也推不知道，假如有關係的朋友親戚之類要想根究或者營救一下，那麼營救別人之前，自己立刻就變成需要營救的人了。

在衡陽，開明日報無理由地被查抄，警察憲兵按名單捉人，從總編輯起，一直到校對，不知怎的，連一個刻字的也捉去了，為什麼？誰也不知道，總之一句話，政府當局「看不順眼」而已。在長沙，連一個曾加入過佛教青年服務團的和尙也捕去了。

在廣東，情形祇會更惡劣一點，曲江的「文化」，早已經在「黨政軍」協力之下，一律「肅清」了，書店關了門，不肯關門的便在晚上派人去放一把火，這是一個「焚書」

的新方法，書店不明不白地燒掉了，與政府有關的報紙上還說風涼話，說這都是出賣禁書，動了「公」憤的原故。在這種情形下，青年人「失蹤」的當然不會少，最近一個朋友從東江寫信來，說舉凡以前和「抗先」「民先」有過關係的青年人，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事，都有隨時被捕，隨時被殺的危險，河源已經動了手，一晚上許多青年失蹤了，失蹤了之後，不審不判不放，直到你死亡或者「思想變純正」為止。

例子是舉不盡的，浙江，這也是一個可怕的省分，過去有了千百個政治犯在呻吟，新四軍事件之後又激增了，在金華，兩個新聞記者谷斯欽和計惜英，突然的被捕了，當然，非特理由和罪名不宣布，就是這兩位記者「失蹤」這一件事，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發表的。除出兩位之外，「失蹤」的人很不少，不過是「國防嚴密」，小民無從知道而已。

在重慶：因為是「戰時首都」的關係，當然這一類的「工作」更加積極了，看，下面是一個爾爾流露在香港報上的一則「小」消息：

「另外有一個刊物也遭遇了『不幸』，那是『戰時青年』，這中間主要的負責人鄭代羣於一月底突然失蹤了。於是一月三十一日報上出現皇皇然『緊急啓事』的大字廣告說：『本社負責人全體離社，社務宣告停止，外間一切往來，概不接洽』，這刊物也就完

了。」

這是一陪都，這是產生「法紀」的地方！這是我們委座坐鎮着的「首善之地」！而青年人，更是一個雜誌（立案登記和受檢查的！）的編輯——却悄悄地「失蹤」，而「全體負責人」，也會「皇皇然」的「全體離社」的！

內戰的危機一天天的緊迫，分裂的現象一天天的顯明，大概「失蹤」，「集中」，「威化」之後，大量的屠殺就要開始了！

青年何罪？救國何辜？要遭遇這種厄運？我們真覺得欲哭無淚了。（和生）

論言論自由

有人說，抗戰以來中國什麼都沒有進步，有進步的祇是統制輿論和封鎖消息一項，這話雖則似乎故意開玩笑，但實際想起來，國民黨當政諸公在這方面的確有了些「進步」。

在國內，一切消息的來源都統制了，報紙上的消息，是中央社包辦的，中央社的消息，當然是「抗戰有勝無敗，政治有進無退」的，這在今天已經是一種國民的常識，可以不必再多說了，沒有民主的國家，人民是習於馴服的，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祇是「勝」得太多，「進」得太快了的時候，先天的覺得有點異樣吧了。

但是，他們的「宣傳政策」，近來真的又進步了，瞧，每個有報紙的地方，都有了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所的威權，是無上的，要扣就扣，要禁就禁，要改就改，無冕之王，除順從外別無他法，共產黨的機關紙「新華日報」受了如何的壓迫，可以不必講了，舉凡非黨部辦的報紙，隨時都有「開天窗」的危險，而現行的「檢查條例」，連香港所流行的開天窗的辦法也不容許，刪去的地方，不准打××或者留空白，一定要接上去，

不管文氣順不順，通不通，於是，在檢查老爺筆下，白的可以變成黑，壞的可以變成好，這真是一套現代的魔術，看官不信，有文爲證：

「許多作家編輯，和新聞記者，他們都感到工作困難。因爲他們的作品登不出來。一位很能寫作的同業，他這一年來也確乎寫了不少東西，但是百分之六十『一去不復返』令他徒喚『稿兮歸來』。百分之四十登出來的，那是令他自己也不認識的東西，那上而東掉一節，西少一段，中間又多出一些字來，明明說一件事情好的話變成了壞話，明明是抨擊一件事情，變成了褒揚。」

一位報館的主筆，他寫過一篇叫『有錢出錢』的社論。它說『後方的得能安定繁榮，是前方將士奮戰所賜，但是前方的兵士們衣衫單薄，飲食清苦』，結果『但是』以下統統刪去。它又說『有錢的應多多出錢，這才能對得起民族國家，尤其是那些養着洋鳥洋狗，去買外國點心水果的仕女們……』，『尤其是』以下是不見世面了。

在今天團結兩字是不讓提了，逢『團結』必改『統一』，因此當有一個編者引用了『抗戰建國綱領第十二條』『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這一句，也變成了『組織國民參政機關統一全國力量』。抗戰建國綱領也給臨時修改了。

這，是消極制裁的一面，積極方面呢？那更巧妙了，就是，除出政府要人的公式談話之外，每一事件，必定要強迫報館寫文章，做應聲虫，不寫呢，便是「反動」，中宣部約老板談話，黨部下警告，郵電檢查所，扣報，特務工作者「集中」主筆……那一套，立刻來臨了。事實上，政府的法寶是不止這一套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是有他們自己的「工人組織」(?)的，他必要時可以跟你尋尋開心，用「從下而上」的方法來搗搗蛋，重慶新華日報爲了不登認蔑新四軍的文告，便遭遇了下記的一手：

「二月一日起，新華日報只出半張了，原因是『本報因奉令免登之稿件過多，難於編排……』就從這一天起重慶派報工會發表宣言，聲言新華日報是□□報，停止發送了。它的宣言到處張貼，大略說新華日報一月十八與二十九兩日不登政府通令與發言人談話及委員長講詞，是目無政府目無統帥，該會爲『捉其覺悟，決定一致拒絕派送，直到該報有明白悔禍表示之日爲止』。一月四日新華日報的報差自行派報，結果報差被人毆捕，報紙亦被沒收，五日新華會刊搶報事件新聞及小評，但原文都被刪扣，僅刊出『法紀何在——本報橫遭壓迫』，『我們的抗議』兩個標題。」

「法紀何在」？新華日報是不必大驚小怪的，在啊，好好的在當局手裏啊！法紀是

我的，我要怎樣，就是法紀，你要怎樣，就違法紀，嗚呼，法紀法紀，如此法紀！！

上面說過，除出檢查之外，還有檢扣，那是特殊機關（各種勢力的）和黨部，新聞檢查所共同辦理的，即使檢查通過的報紙雜誌，也可以隨意扣檢，即使你在郵局掛了號，也是枉然，新華日報可不必說，在廣東，新華之外，桂林的「救亡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一例被扣，在湖南，那是連與黨政當局有關的「力報」也要扣了，重慶「新蜀報」因為對新四軍事反共不力，各地也扣了不少。雜誌，更不必說，堂堂孫院長主持的雜誌「中蘇文化」，「時事類編」，幾乎每期都「積存」在郵局檢查室裏，由下級特務一担担的挑去當舊紙張賣了喝老酒。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小民不准講話，這是現實，在當局者眼裏看來，似乎一切都會反動，祇有貪污磨擦才是應該！

大家想一想，這種辦法是不是真正使人民大眾全體瞎了眼盲了心，乖乖的順從下去？回答是清清楚楚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不是古語嗎？行見川流橫決之日，防川者之運命如何耳？（李容）

真的「沛然」與假的「沛然」

新四軍事件一發表，一些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中國不亡的親日派，好像在夢中打中了跑馬票似的，便大施活動起來，什麼「法紀」啊，「軍令」啊，鬧得頭頭是道，香港的某一張黨報，更將以二十萬大軍偷偷的用暗害的方法解決了五千左右的新四軍的事件，說是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其實，在軍事上說，這種力量，已經是一再「沛然」過了，遠的不說，就講上次蘇北的事件吧，用六七倍的兵力「襲擊」陳毅的一個支隊，結果是軍長李守維「被衝落水」（何白皓電語）兩個師長被俘，這實在也已經夠「沛然」了，這些軍隊為什麼如此「沛然莫之能禦」呢？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答各報記者時說得最明白：「這無非是抗敵將士『倒戈』，不願內戰」而已。至於在政治上，更不必說，副總裁當了大漢奸，還要派人暗中勾勾搭搭，軍長繆徵流投降了日本，還要請他當省政府主席，這種準備投降的急流，實在太「沛然莫之能禦」了！

現在，我們要請讀者看一看另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這就是發表在本期的海內外同胞的「反對內戰」的呼聲，不論新聞統制如何嚴密，不論特務人員如何活躍，

這一種從人民心底發出來的革命的力量，才真是「沛然莫之能禦」的，這種力量假使能夠用壓迫來「禦」，那麼老實說，清朝也不會倒，袁世凱現在還可以做皇帝了！

陳嘉庚先生說：「今後誰要發動內戰，誰就要受人民的裁判」，主張反共的國民黨裏的少數激烈派（陳嘉庚語），是素來不相信人民力量的，那麼請等着，試驗一下這種真正「沛然」的力量吧。（和生）

用不着歎息

由於國內外情勢的嚴重，與親日反共派的猖獗，一部分平日熱心救國的朋友們便咀
嚙歎息起來，有人憤慨地說：「中國祇配亡國」，「真的不可藥救」了，有人却悲觀地
說：「又要內戰了，還幹什麼呢？」好像「內戰」和「亡國」是運命，不是人力所能挽
救的事情，可是在實際上，這種意氣的慨歎和悲觀的消極祇便利了投降派的出賣國族，
對於克服亡國危機之點，是非常有害的，危機愈嚴重，不願意亡國的人便要愈努力，現
在，祇是現在這一個時候，盡一分力量就可以挽救一分的危亡！現在不努力，將來反悔
是莫及了，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是不會給少數民族敗類出賣的，祇要我們全國人民有
主意，不怕難，不消極。

要克服當前危難，在我們這一方面具備着多數有利的條件，有些人往往將目前時局
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來比擬，其實，這比擬是不正確的。一方面，目下的危機比一九二
七年當時還要加倍的嚴重，但是其他方面，今天我們也具備着比一九二七年當時百十倍
有利的國內外的情勢，第二，在今天，主張投降反共的祇是當局者中的少數，在國民黨

內，也有存着大部分主張團結抗戰到底的人士，共產黨之外，其他黨派一致的反對內戰，反對投降，第二，經過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十年間的慘痛經驗，全國人民可不必說，實際參加作戰的全國軍人，都已經有了一個「槍口祇須對外」的認識，投降反共派一再想要發動軍事上負責的人們來發通電反共，可是連謠傳了幾個月的所謂「三十六將領」的討共通令，也遲遲發不出來，第三，在國外，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日益擴大，在太平洋上，展開了英美對軸心的尖銳的爭鬥，中國的貝當路線者和高爾路線者對比起來，力量還是高爾路線者強過一籌，英美爲着要牽制日本，雖則內心不安於中國人民大衆革命情緒之高漲與革命力量的增強，但是也還不希望中國立刻走上內戰之路，而給日寇以便利的結果，加上第四，就中國說，中國革命力量已經不同於一九二七，中國人民大衆不僅已經有了大的覺醒，深的認識，而且還有了强有力的軍隊，和民衆武力，學會了如何和國內外敵人作戰的軍事技術，就國際說，蘇聯今天已經是一個國際上最強大的力量，帝國主義者也不能不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面低頭，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的支持，祇要我們抗戰繼續和強化，必然的也會加倍的強化起來。——這一切，都和一九二七年當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同胞們，客觀的情勢，是有利於我們的，我們要再接再厲的勇氣和努力，克服危機，爭取好轉。（企民）

國內團結與國外反響目錄

引言..... (一一—一二)

青年的厄運..... 和生

論言論自由..... 李容

真的「沛然」與假的「沛然」..... 和生

用不着歎息..... 企民

時局的危機 (特撰稿)..... 苦口 (一一—一六)

特輯一..... (一一—一九)

孫夫人柳亞子等上委座書

陳友仁暢論國內局勢

特輯二..... (一一—一二)

論中國的團結..... 香港「南華西報」

呼籲停止內戰..... 香港「南華西報」

聯合戰線從此破裂嗎？..... 美國「遠東評論」

論美國的援華與反共..... 白勞德

結 與 國 外 反 響

冠里來華與中國團結

香港「星期西報」

特輯三

(一一—二三)

如何消弭內變

香港「國家社會報」

再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

香港「時代批評」

我們今後還要精誠團結

香港「國家社會報」

痛論皖南慘變

馬尼拉「建國報」

加緊呼籲團結

紐約「華僑日報」

速息國共磨擦

紐約「紐約商報」

特輯四

(一一—一三)

全美洲洪門總幹部致國共兩黨電

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電

岷里拉各團體宣言

古巴僑團致國共兩黨領袖電

菲島僑團聯合通電

檳榔嶼「現代日報」等致委座電

蘇門答臘僑報聯合通電

雪蘭莪惠僑會館通電

時局的危機

苦口

一

名作劇家洪深全家，二月五日在陪都重慶自殺，雖其生命已因救治迅速，可無問題，但使洪深先生這樣已有地位有能力而且有工作崗位的戲劇家自殺的原因，却依然嚴重地存在。洪深先生絕命書中所說：「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衣食住。……」這就是他全家自殺的原因，但以熟悉洪氏情形者所共知，洪氏至今仍任職於軍委會政治部，而且一向受政治部前部長陳誠將軍之信任，陪都官場中欲羅致洪氏者，亦大有其人，故洪氏自殺，絕非如一般自殺者所習見之「貧病交加」。而其主要之原因，爲對於政治前途之暗淡，一切身受的事實，使他深覺繼續生活下去，將來也是枉然。再加上些日常生活的窘迫，遂萌厭世之念。但是洪氏在重慶所處環境，雖然不是一等優厚，